

南洋華胥

引

有些人被記得，有些卻不知是何許人也。在西方殖民意識萌起之刻，一群人度過南中國海到個完全陌生的世界。有人稱之為南洋，文學里說她是“蕉風椰雨”。這些人有的得以回頭一望，有的以為還會再回來卻錯過了回頭時機。他們一別如同“胡不歸”，不再踏入故土。到了南洋有的操勞一生，有的刻苦闖出個新天地。人問怎麼那麼聰明？答曰：為三餐而已。這些人是誰？無人知也。

有人說這些人是叛徒，在國家危難時遠走他鄉。可誰知為故里家眷溫飽，他們不得歸。追逐南洋黃金夢，夢想披金戴銀，深處卻有著共同目標，說：“要風光回去。”事實是，南洋華僑義山（墳場）仍然滿座。這些人被後代稱為“第一代”，意味著是自故土的第一批人，未曾述說過去的故事，深怕出口盡是夢囈，驚醒靈里的華胥。而他們的夢想隨同他們的故事埋在芒草之下，不曾被聽說。

孤身游子

他，來自中國廣東省潮陽縣林家村。那年田長不了東西，又聽說要打戰了，咬一咬牙和村里幾個籌錢搭了到南洋的船。幾個月船艙里的擠迫，充滿鼻腔盡是屎尿和嘔吐物的味。不知多少次將身邊不再醒來的肉體拋下南中國海，每夜入睡驚醒都是夢見下個是自己回歸海洋。終於外頭一聲歡呼彷彿帶他到了天堂，他和其他倖存的衝到甲板眺望即將要踏上的黃金土。

他在碼頭找了份苦力工，勉強繳出了房租。那是他和同鄉們合租的，房東是印度人。那是馬來式高腳屋，原來為防潮而架高的地板，地板底下也畫出間隔租出去。有時醒來與身體親密接觸的就是老鼠蟑螂，過段時間這些都消失，成為了糧食。他付出體力換了幾個大洋，隨少但總比大部分人多。他不喝、不賭、不嫖，他知道這將瞬間吞噬他的夢。閒餘時間他愛找個讀書先生替他寫封信，再在信封里塞幾個大洋，花幾分錢寄回去。家里二老、一妻和兩小就是在等他那塞了幾個大洋的信。每個月如此一來就是幾年，可除了最初的回復外就沒有任何消

息，他依然堅持每個月一封家書夾幾個大洋。

一次在碼頭遇到一個剛從鄉里過來的人和他聊了兩句。那天不知他們聊了甚麼，夜里有人看見他拿了瓶劣酒，搖搖晃晃走出「夜上海」酒家。那晚是十五夜，屋後傳來他唏噓聲，口中碎碎嚼著「沒了」二字。屋里同鄉聽著他唏噓到天明，在清真寺誦經聲響起前停止了。旭日打出第一道光，風隨之而來。他的身子掛在屋後榕樹上，隨著風搖蕩。

游家媳婦

她，姓啥名啥無人知，只知是游家買來的童養媳。記得六歲那年跟了個不認識的人上了船，搖搖晃晃幾個月到了她未知的世界。印尼棉蘭一戶姓游人家買了她當童養媳。不知多少年後，她隨丈夫到馬來半島的檳榔嶼謀生。丈夫逝世後，她獨自養大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。以為孩子大了可以享樂之時，接了個電話傳來獨子最後聲音。那時她和丈夫離去時一樣，蓋下聽筒沉默。

女兒長大嫁到屋後一戶潮州人姓林的，她每天都到那里走一趟，到孫子出世甚至曾孫長大都維持這習慣。她似乎偏愛這戶人家屋後那棵榕樹，穿著南洋華人婦女普遍穿的花布衫，靜靜地坐著就是一個下午，再撐她那柺杖走進屋里。一次她曾孫問她為何？她笑答：以前家門前也有一棵。曾孫看了她屋前不解，那里何時有種樹了？她閉上眼不說話。曾孫看她睡著就走開，臨走前聽她呢喃了句方言，淚縱橫滿臉。一天聽人說，夜里她摸黑爬起到那棵榕樹下，翌日無論人怎麼叫，她仍然帶著微笑睡著。

成功，空虛

他，姓連，懷抱年少壯志和家中幾張嘴巴要餵，離開潮陽踏上南洋檳榔嶼。他在鄉里學過的記賬使潮州會館看上他，請了去當會館的會計。藉此他存到第一筆錢，找幾個同鄉搞間公司做建築的。在當會計時認識個地主和個洋人看他老實，就把幾單生意交給他，讓他開始有名氣。得到更多錢之後，涉足的領域越來越多，橡膠、錫礦、甚至出入口生意也給他佔了一角。他覺得不再滿足，偌大公司的到龐大的收入他只能得一部份，其他各個同鄉也拿一部分。慢慢這些同鄉沒回公司上班，人問？說回「唐山」了。

倚靠他寄回去的錢，家中幾張嘴巴就叨了金湯匙，連帶潮陽縣里姓連的都成望族。沒日都有電話說某某親戚要房子，某某叔伯兄弟要土地，纏他三四十年改變他眼神。入他眼者無論乞丐或是親人都是要錢的。妻說房子舊了要修，他拿張膠紙蓋住破損地方就算；親戚過年來吃年夜飯，給他捋回去。有時夜里咬支菸盯著保險箱，到天明才睡。

當醫生的兒子回家就給他勸，常抽菸是要人命的。他又和兒子大吵，最後大喊「你這死要錢的傢伙出去」，兒子愣住轉身就走，他胸口一陣痛到在地。到醫院知道是肺癌末期，他大罵兒子謀他財產。人一天天瘦下腳也不再靈光，睡眠時間變多，像要把之前沒睡的份睡回來。那天下午，妻看到他突然從床上爬起，要走出門口，腳卻發軟摔在地上。妻把他扶起，他像孩子那樣窩在妻懷里，說「病好了，我要回家。」

最後一人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她記得那天她還在田中抓到只泥鰍，雖然瘦巴巴的烤了也挺好味。那次父親竟然沒叫她幹活，只是不知在忙甚麼，也樂得一天清閒。翌日，父親拉了她手和一群村民離開林家村。她第一次被允許到村外使她興奮，對在屋外送行的母親用力揮手。她也第一次看到海和船，想走動卻被父親抓住要她安靜。在船上呆了幾個日夜，被弄得昏沉，只知道父親已經睡了三天。當她奇怪時，鄉人一個抬手一個抬腳將父親搬出船艙，有個人摸她頭叫她別哭。

幾十年過去，她仍然不明白為何那年會來到這炎熱的地方。起初她常問照顧她的姑姑，姑姑告訴她說來年會回去，明年又問，又說來年。不知何時她不再問，就這樣在「大路後村」窩了八十年。這村是同鄉們建出來的，屋宇格局和鄉里的沒兩樣，屋頂卻是舖上「亞搭葉」當屋瓦，說是較涼。說歸說，非雨季時期還是要拿個扇納涼。炎日之下老人椅擺動，突然她發現這樣就過了一個世代。嘴里心里嘮叨要回鄉，驀然回首，鄉是甚麼樣子已記不得了。

未

一向都是樂天的婆婆，首次看她落淚。說完沉默背後的故事，像個少女那樣伏在幾案唏噓，沒人摸她頭叫她別哭。父輩者大多是南洋土生土長，卻對於

中國有狂熱的憧憬。每每高喊我們是中國人，而實際上很多一生從未踏上神洲一步。反之，祖輩者大多自中國，尤其戰亂時期是大量的移民到南洋。猶如候鳥每當冬天飛往南方，而天暖就飛回北方。人問，何不常居南方？謂之曰：念鄉而已。可是祖輩們大多歸不得，不是後來沒錢而是局勢不定，或是家已經沒了。

祖輩者從不像父輩們呼喊式說我愛華夏，他們在洪流當中選擇了沉默，而他們的故事逐漸掩埋，只剩下一些零碎痕跡在無意中鑽出。拜訪九十多歲的婆婆時，她才一點點說出已經刻意遺忘的事情。今天這些人的墳坐南朝北是為吉利？或是在望鄉，在幽冥里完成昨日的夢想。他們抱著有朝一日從歸故土懷抱想像，對於南洋他們只是過客，而他們旅途也終止在這。

那天聽完張宇的〈四百龍銀〉，淚流不斷不是因為歌中主人翁悲慘命運，而是在祭祀那不說話的英靈以及他們的南洋華胥夢。